

“牛”的传说与思索

—— 汤姆斯·哈代与他的诗《牛》

孙红洪

摘 要 在《牛》这首诗所讲述的圣经故事的深层，读者体会到了处于第一次大战战火正酣时刻的哈代内心的复杂感情。诗人借这首貌似浅显的小诗表达对传统的疑虑与对未来的无所适从，而这些都是通过一系列娴熟巧妙的语言手段达到的。

关键词 哈代 《牛》 传统 前途 语言技巧 选词 句型

一

汤姆斯·哈代是 19 世纪下半叶与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他来说，生在这个时代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幸运的是岁月动荡，世事沧桑，这些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运用手中的笔再现社会的面目，描述劳动人民的饥苦，抨击统治阶级的残酷，揭露宗教道德的虚伪，是时代使他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不幸的是，对于哈代这样一个在传统的宗教思想教育下生长的人来讲，与传统决裂意味着对自己人生的否定，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笔在表现社会面貌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处于时代变迁的关头从传统观念转向现代意识时的迷惘与惆怅。

哈代出生在英国西南一隅多塞特郡的乡村里。这里远离伦敦与其它大城市，因此在哈代出世时，工业革命、宪章运动等对这儿的人们来说还十分陌生。乡村里虔诚的宗教信仰、纯朴的人际关系，稳固的社会秩序以

及浓郁的乡土人情都给哈代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然而好景难长，多塞特这个世外桃源最终不能逃避工业革命与商业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再加上对达尔文、斯宾塞等科学家、哲学家的学习与研究，使哈代对孩提时代便接受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观点产生了疑问。从此怀疑与困惑便成为贯穿他作品始终的基调，而对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对法律与教育体系中丑陋现象的暴露，加上对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劳动者在新的土地所有者的残酷压迫下的悲惨状况的真实描写与深切同情，则成了他后期小说的主题。在为广大中国读者熟悉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当哈代在该书的副标题“A Pure Woman Faithfully Presented”里称苔丝为 Pure woman（纯洁的女人），又在小说结尾苔丝因杀了艾利克而被捕时说“正义得到了申张”的时候，作者对旧道德观念的反叛，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以及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憎恶便可略见一斑了。正是《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作品对社会罪恶的揭露与批判，确立了哈代作为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的地位，而哈代本人也因了这些小说，特别是由于 1895 年《无名的裘德》的发表，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猛烈的攻击。从此，他再也未写任何小说，而是将精力放在了诗歌创作上。

二

写诗并不是哈代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文学创作之初，他就决意要作一名诗人，然而在小说创作时期，他并无重要的诗作发表。他的诗歌写作是 1895 年以后达到高潮的。从 1898 年到 1928 年的 30 年中，哈代共出版 8 卷诗集，约 900 多首诗。因此，无论从小说创作还是从诗歌创作上讲，哈代都是个高产作家。尽管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哈代的诗歌并不似他的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英国诗歌创作领域里，他的作品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说他是英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 20 世纪初以艾略特、庞德为首的现代主义诗歌新风的中间环节。哈代诗歌的选题与形式是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题材均来自现实生活。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使平凡的生活琐事插上翅膀，使大自然富有灵性，使个人感情得到倾诉。这无一不使人们想起华兹华斯、拜伦、济慈等浪漫主义巨匠。然而，哈代在他的作品中表现的处在世纪之交对于诸如上帝、信仰、价值观以及战争等问题的思索与忧虑，他以传统的诗歌形式体现的现代人的观念与心态，却使我们感到与他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哈代的成就是得到广泛承认的。正如唐纳德·大卫在 1973 年发表的名为《詹姆斯·哈代与英国诗歌》一书中写道：“在过去 50 年的英国诗歌中，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不是耶茨，更不是艾略特或庞德，也不是劳伦斯，而是哈代”。^①

哈代的诗歌题材涉猎颇为广泛，但最发人深思的是诗人处在两个世纪交替的年代，

面对风雨飘摇的社会对于传统观念产生的怀疑，对于人类前途怀有的困惑。这种感情非常明显地流露在一首题为《牛》的诗歌里：

The Oxen

Christmas Eve, and twelve of the clock.

‘Now they are all on their knees’,
An elder said as we sat in a flock
By the embers in hearthside ease.

We pictured the meek mild creatures where
They dwelt in their straw pen,
Nor did it occur to one of us there
To doubt they were kneeling then.

So fair a fancy few would weave
In these years! Yet, I feel,
If someone said on Christmas Eve,
‘Come; see the oxen kneel

In the lonely barton by yonder coomb
Our childhood used to know’,
I should go with him in the gloom,
Hoping it might be so.

这首诗写于 1915 年，正值一个新世纪之初，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 2 年。本来上个世纪自中叶以后世界与英国国内的形势已使哈代日益悲观，现在他认为人类已走入绝路，连最起码的和平也难以维持，而战争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开始，便无法想象其终止。哈代对战争深恶痛绝。这在他的许多诗里都有表露，比如在题为《1924 年圣诞日》这首诗里，哈代这样写道：

‘PEACE upon earth! was said. We sing it,
And pay a million priests to bring it.
After two thousand years of mass
We’ve got as far as poison-gas.

这首诗里所表现的是哈代对世界前景的悲观情绪。人类高唱了两千年和平，并花钱供养了成百万的神父祈祷和平，结果却发展到打起毒气战来了。面对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哈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醒与自我否定的过程。在他看来，耶稣基督的殉难非但不能减轻人类的罪孽，而且也不能避免这个地球的毁灭。既然如此，难道自己还应对这个所谓的人类救星抱任何希望吗？可是否定了上帝与耶稣，又有什么能取代他们给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呢？正是在这种迷惑与忧虑的心境里，哈代写下了《忒》这首诗。

这首诗从字面看来十分浅显易懂。它记述的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全诗经哈代精心安排，清楚地分为两个部分，即前两个诗节为第一部分，后两个诗节为第二部分。前一部分讲的是哈代儿时的经历，那时圣诞节孩子们围坐在火炉边听老人们讲故事，于是知道圣诞节 12 点时牛棚里的牛会曲膝下跪。孩子们对此都信以为真，从未有过任何疑问。后一部分描写的是哈代作诗时的现实感受。成熟以后的他如果再听到这个故事，便会亲自去牛棚看看，以便证实这个传说的真实性。牲口在圣诞时刻下跪是个圣经故事，传说耶稣降生在牲口棚里，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圈里所有的牲口都跪下恭敬地迎接这个人类救苦救难者的诞生。据说从此每年这个时辰，牲口棚里的牲畜都会如此。分析起来，哈代引用这个圣经故事是有其目的的。圣经是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引用其中的典故，并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这实际上反映了哈代对于曾经深信不移的宗教信仰与传统观念的态度正在改变。什么谦卑、忍让、仁慈、博爱等等，都是虚无飘渺的空谈。人类正处于互相残杀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传统理论根本无法对社会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使哈代不得不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产生疑惑。当然，这一否定传统观念的过程也无

疑意味着哈代正在否定自己。我们在前面提到，哈代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熏陶下，在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下成长的，同时乡村古朴的生活方式，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生活环境等，都将他造就成一个思想保守的人。而当他看到新的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只是不堪忍受的苦难时，他便更加厌恶“进步”了。然而时代的变革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此哈代十分明白。在《忒》的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哈代的整个思想过程，从最初对于世代相传的观念毫不置疑全盘接受到逐渐提出问题。同时从这首诗里，我们也可看出作者对于这种思想转变是何等地不情愿。哈代不是一个勇于向前看的人。在两个世纪交替那个危机四伏、风雨交加的年月里，他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不可能去探索怎样建立一个消除罪恶、摆脱战争的新社会，而仅仅停留在暴露黑暗、为之忧伤的阶段。

三

上面谈到的是哈代《忒》这首诗的大意与其中所体现的主题思想。这一思想由于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与多样化的写作手法得到了极好的烘托与表现。

阅读此诗首先注意到的恐怕便是它的前后两部分使用的不同时态。前两个诗节的动词用的是过去时态，如 said、sat、pictured 等等，而后两个诗节的动词用的是现在时态如 feel，再如这部分中的虚拟语气也是以当前情况为前题进行假设的。其次，这两个部分各有一个表示时间的状语，前一个是第 8 行中的“then”（那时），后一个是第 10 行中的“in these years”（现在这些年）。作者使用不同的时态与时间状语的目的，除了告诉读者他的这首诗跨越了两个时代之外，还为自己进一步运用其它语言手段描述不同时代所产生的不同心态作了一个铺垫。

除了时态的不同外，句子结构的差异也给了这首诗的两个部分以明显的标记。在前半部，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写的句子都较短而且较简单，基本是二行为一句，甚至一行为一句，最长的句子使用英语单词 15 个；而后半部一共只有两句，第 6 句在这八行诗中占了 6 行半，也就是说从 “yet” 这个词开始直到诗的结尾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使用单词 39 个。从句型上看，前面用的是简单句与一目了然的主从复合句，而且在第一句中还特地将其它部分省去，仅留下一个时间状语 “Christmas Eve, and twelve of the clock”，以便产生一个简洁明了的效果。但是到了诗的后半部分，句型变得复杂起来，那个占有 6 行半之多的句子从句套从句，首先由 “I feel” 引起一个宾语从句，在这个宾语从句中包含着一个由 “if” 引起的表示条件的主从复合句，在这个主从句的从句中又包含着一个宾语从句 “Someone said...”，然后在这个宾语从句中还套了一个关系从句 “our childhood used to know”；最后在表示条件的主从复合句的主句 “I should go with him in the gloom” 中又加进一个状词分句 “hoping it might be so.” 与前半部分的句型相比，后半部分这种一个句子套一个句子的结构使诗文变得深化，而最后由 “hoping” 引出的状语分句又使这逐步深化的句子得到延伸，似乎作者尚有表达未尽的思绪借这个句型继续下去，带给读者的则是不断的悬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不难看出作者在诗的前后两个部分用这样结构迥异的句子是有其用心的。在前一部分回忆孩提时代的经历时使用简洁明了的句子形式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那时的人们信仰比较明确，社会大体稳定，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然而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尤其是一战爆发之后，形势的多变使作者的心情也随之复杂起来，在思想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领域里新理论的出现

使作者的思想得到不断深化，特别是在旧的思想行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思想又未被作者接受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无所依附、悬而未决的心境，被他借诗里复杂深入并带有悬念的句子结构表达得淋漓尽致。

除了在句子结构上的着意选择，哈代在这首诗的用词上也是匠心独具、耐人寻味的。这主要包括人称代词与情态动词的运用以及其它不同词汇的区别使用。这首诗中较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在前后两个部分使用了不同的人称代词，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前半部使用了表示复数的人称代词 “we”、“us”，而在后半部却用了单数人称代词 “I”。其中不言自明的意思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哈代是将自己作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分子来看待的，而现在他却将自己独立于这些人之外了。对于这一点，他在 “无知觉的人” 这首诗里有较明确的描述。那首诗中有这样一段：

“That with this bright believing band”
I have no claim to be,

That faiths by which my comrades stand
Seem fantasies to me,

在这里，哈代声称自己不再是那些 “聪明的信徒” 中的一员，而那些曾被他称为同志的人们所代表的信仰对于他也成了 “幻觉空想”。那么在 《忤》这首诗中，哈代将复数人称代词变为单数人称代词想要给读者什么样的暗示呢？试想当我们是某个集体中的一员时，我们通常有着共同的信仰与追求，共同的事业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会有一种归属感。哈代在本诗的前一部分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情况。世代相传的宗教思想与伦理道德将他与其他有此信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成功或失败，无论光明或黑暗，他都不会独自面对。这使他有了安全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在哈代笔下看到的是 “I feel.....” (我感到...), 或 “I should go.....” (我会去.....)。在这字里行间，我们

仿佛看到作家孤独的身影，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他思想认识的深刻足以令他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而他思想认识的浮浅又不足以使他跻身于进步势力的行列，结果只落得个形单影只，独自哀叹罢了。

哈代在选词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情态动词的巧妙运用。在这首诗的前一部分，我们看不到一个情态动词，而在后一部分却看到3个：“would”、“should”、“might”。就象大家所知的那样，在英语句子中如使用了情态动词can、could、will、would、may、might等等，便使句子夹带了说话人的主观看法，或表示能与不能，或表示主观意愿如何，而且常常伴有推测，把握性不是很大的意味。在这首诗里，作者在前面不用情态动词是因为他在讲述发生在过去的一个事实，在后面使用了情态动词则表示作者由客观叙述转入主观思索。如第九行“So fair a fancy few would weave”这句由于使用了“would”一词表示这是说话者对此事的看法，首先“fair”一词说明他对过去的向往，其次他已认识到这故事尽管美好但终究是一个幻想，因此不会有人再去编织它了。看来哈代是颇识实务的，理想毕竟不能代替现实，但也正是由于“would”一词所含的推测、不确定的意义，使我们体会到作者迷惘彷徨的心情。此外在诗的最后一行，“hoping it might be so”这句中表达的是更为复杂的思想感情，作者将动词“hope”(希望)与情态动词“might”(能够、可能)放在一个句子里同时使用向读者展示了他内心的矛盾，用动词“hope”说明他衷心希望牛群下跪是个事实，也就是说，他衷心地希望传统观念没有过时，然而由于用了情态动词中表示可能性最小的词“might”我们便知道作者这个希望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奢望而已，可悲的是作者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希望与现实这对不可调合的矛盾中

生活，作者此时的心情读者是不难体会的。

然而人称代词与情态动词还不是作者此诗用词独到的全部，哈代对诗中其它一些词汇的挑选也是颇为讲究的。比如在前半部他使用了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词，如“elder”(长者)这个词引自圣经，指基督教组织里职位较高或年长的人，又如“flock”(一群)这个词在这里虽指一帮孩子，但是它通常的意义为“羊群”，在圣经寓言里，人类是受到上帝庇护的羊群，耶稣便是上帝派来为这些羊群指点迷津的，这样它们便不致于成为迷途羔羊了。另外如“meek”(温顺的)、“creatures”(生灵)等都是在宗教语言中经常被用到的词，作者用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词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宗教氛围，这里并无枯燥的说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温馨甜美的图画，在这图画中既有在炉旁烤火的孩子，也有圈养在铺满麦秆的牛栏里的牛群，圣诞之夜在这美丽的图画中流连忘返的读者会由于诗的第四行中“ember”(余火、余烬)一词的出现而引起警觉，太美好便难以持久，作者在“炉火”一词上选用“ember”即是向我们暗示随着炉火的熄灭，这上帝与耶稣给人们带来的温暖也将不复存在，当人们从美梦中醒来，世界规模的互相残杀的恶梦便笼罩在心头，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回到现实中的人们看到“strawy pen”(铺着麦秆的牛棚)变成了“lonely barton”(孤独的农场)，“in hearthside ease”(壁炉边的舒适)也变成了“in the gloom”(心情忧伤郁闷)，诗人在后一部分短短的八行中所要表述的正是这种孤独与忧伤的心境。他感到孤独，因为他已经清醒过来，不再为传统理论所迷惑，但是他又感到忧伤，如果传统理论是他一生赖以生存的基础的话，现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呢？

经过上面一番分析，《牛》这首貌似浅显的小诗便向我们展现了它深刻的内涵。在这

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使读者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对此诗加以欣赏，既可以轻松悠闲地倾听他讲述童年的故事，又可以深入细致地领悟他对传统势力的反叛，至于后一点，他是通过巧妙地运用一系列语言手段达到的。

谁也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年代，如果有可能选择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哈代宁愿一生都在老人与孩子围坐火边讲圣经故事那样和谐宁静的年代里度过，可惜的是命运让他面对两个世纪之交的风风雨雨，面临历史转折关头的死亡与新生——落后理论和社会关系的死亡与先进理论和社会关系的新生，哈代无可奈何地承认了前者，却不能勇敢无畏地正视后者，因此他的作品染上了悲剧色彩，流露出宿命论者的哀怨。在1900年12月31日，当他回首过去的那个世纪，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The land'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s corpse outleant,
His crypt the cloudy canopy,
The wind his death-lament.
The ancient pulse of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less as I.
在这里，上个世纪被描写成一具尸体，大

地被看作这尸体伸着的肢体，风声听起来就
是一首挽歌，自古以来的生命脉搏萎缩得坚
硬干枯，至于大地上的每一个生灵，它们都
与诗人一样缺乏生气毫无热情。哈代就是
这样为过去的世纪划了一个句号，那么对于正
在到来的新世纪，他又怀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在同一首诗里，当听到有一只画眉在夜幕中
欢唱的时候，他这样问自己：

So little cause for carolings
Of such ecstatic sound
Was written on terrestrial things
Afar or nigh around,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d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 whereof he knew
And I was unaware.

对这只画眉为何唱得如此心醉神迷，诗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将远近前后世间一切事情想了个遍也没发现有什么值得让人兴奋的，由此他得出结论，一定在什么地方存在这只鸟所明白的幸福与希望，而自己对此却毫不知晓。哈代在此向我们表达的是他对前途的绝望。站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门槛上，回首往事黯然神伤，展望未来前景迷茫。这就是哈代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向我们传达的主要信息。

① 转引自：Introduction THOMAS HARDY—SELECTED POEMS edited by Walford Davies, J. M. DENT & SONS LTD, 1982.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② GOOD NEWS BIBL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New York, 1976
③ 陈嘉：《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参考文献
① Irving Howe, THOMAS HARDY Macmillan

(责任编辑 隋 岩)